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 
第十八回 義膽忠肝難勝讒夫 志悲氣憤單摧大敵

話說時務達接著前軍急報，進入後營，復對冠軍說道：「上日有舊僕到自帳中，便謁小將，問彼奚自，據雲，前時投在郎府，今羅、鐘二大夫有要事通知，囑彼前來，只作寄家信，暗帶書予密呈。郎大夫展閱色喜，使藏好，送與子大夫。及至鴛鴦城，子大夫先已曉得，將此書焚去，只說星速舉行，請郎大夫靜聽，遇便即詣面達。郎大夫修札復鐘、羅，命彼回去。因來問可有家報？小將詢彼可知書中所言何事？彼言聞得浮石國有人到羅大夫家，卻不通知，是否為此？後便聞有拾書事件，子直又來與福厚密談多時，今將軍受屈，非他們暗算，卻是何人！須要小心。」冠軍謝道：「深蒙雅愛，留心防備便了。」次日朝見，浮金主問道：「破嶺妙策可曾想得？」冠軍奏道：「臣愚，細想不出。除守待之策，惟有使人入黃雲城，囑餘、包設計，將客卿、西山調去，另用庸將，或許可破耳。」浮金主道：「此策何須冠軍費心？久已行過，顧復在內阻塞，不能為力。可另思神算計謀，勿再遲誤。」冠軍道：「觀浮石臣賢君信，正是昌熾氣象，未易圖也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然則將所得土地還彼，率兵歸國耳？」冠軍道：「費兵費糧，土地亦非易得，何可輕棄？臣愚竊謂，主上可以還都，令將士於此屯田以守，既不須解糧，兵又土著，可乘有機，便行進剿主上率大眾為援，庶幾萬全無失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還師，冠軍在此屯田如何？」冠軍辭道：「臣願隨主上歸國，請另選賢將鎮守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冠軍且退，容寡人思之。」冠軍出帳，郎福厚奏道：「韓速之意，便可見矣！所以不敢動者，以大軍在此。今欲主上領兵歸國，其意何居？而辭鎮守者，以書敗露之際，雖口假辭，心實拿穩，主上動足，則數百里山川土地皆為所有，藉此以圖本國，誰能制之！」浮金主道：「燭相國言其忠貞不二，何至如此？」郎福厚道：「相國雖是賢臣，然不知大奸似忠，大詐似愚。平日惑於耳目，深信冠軍，設或拔扈，不知相國何以治之？此諸葛孔明誤信馬謖也！」浮金主道：「然則將若之何哉？」郎福厚道：「子直獨力恐不勝任，臣素知中大夫羅多材、鐘受祿俱屬能乾，命使協子直盡理，子直駐紮鴛鴦，使羅多材、鐘受祿將先所練一萬精兵分開，各領五千，於西邊地方巡視，隨城駐紮，以成犄角之勢，而為緩急之援，庶不致誤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如此措置亦好，昨報浮石又下嶺安營，未見動彈，卿可前去看來。」郎福厚奏道：「現有下戰書在此，讓子大夫送來，請主上定奪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爾意若何？」郎福厚道：「此刻仍使冠軍前去，待羅、鐘受任，另作道理。」島主道：「可召進營議事。」冠軍到來，浮金主道：「浮石送到戰書，冠軍意下如何？」冠軍道：「嶺上有人，非算定不動，今又請戰，必有狡謀。臣以為回之便札，且待其師變後，再作道理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冠軍且往前營，候寡人之令。」冠軍領命，到鴛鴦城，將士歡呼，俱來參見。前在各處鎮守諸校，都重稟明交代。冠軍令各歸隊，金墉、楊善、金湯隨著不去。冠軍便於帳旁小營內住下，金湯問道：「主上信反問書，欲將冠軍廢棄，卻係郎、子二大夫再三解釋，方獲免咎，可係真麼？」冠軍含笑不答。楊善道：「反問書明係挾仇陷害，冠軍理應深辯。」冠軍道：「深辯何益，彼等朋結謀成，分割百語，不敵暗中片言。惟有燭相國到方能渙釋耳。」金湯道：「當初在聚囊山守住，到也不受此輩瘟氣！」冠軍道：「此亂言耳！舍倫棄義，與狂徒何異？惟得草竊之名耳。」金湯道：「今日方知古來多少變亂，皆奸佞為私，而不顧公，以致激成。假令更加相逼，冠軍建議以清君側之惡，誰得而禁之！」冠軍道：「此亂首也！純臣豈有此事？昔之叛逆，皆借清君側，以文其奸，而肆兇惡。我若立心不堅，則於聚囊山時，五將受傷，威敵就擒，長驅直入，誰能阻擋，尚且俯首聽命！今君臣之名已定，而復借名妄動，是為亂階，豈不為千載所笑？嗣後，汝等勿再作如此語。」楊善道：「主上既受蠱惑，小人欲報宿怨，而攘將成之功，不亦危乎！」冠軍道：「吾命定於天，天定應死，無此輩亦不得生；天定不應死，此輩雖窮凶極險，其奈天何！」二人嗟歎。只見梁思走來道：「子大夫請議事。」冠軍入帳，子直迎上，禮畢問道：「敵人昨下戰書，未曾批回，今日又到，請教如何發落？」冠軍道：「掛起免戰牌，使來使將原書回去。」說猶未了，忽聞鼓聲大震，巡軍報道：「敵人於三里溝列陣，前鋒已到邊邊。」左廂將軍稽成怒道：「浮石欺我太甚，小將願同右廂將軍前往破敵！」子直喜道：「還係將軍忠勇，二位可帶兵三千軍為前鋒，我領諸將押陣，冠軍守城。」冠軍道：「據不佞意見，仍係閉門以待其敵為是。今彼新來，銳氣正盛，未易當也。」稽成道：「冠軍試觀之。」憤憤邀單鳳領兵同去。子直率眾將接應，俱到陣前。

對面金城銀發雪須，提刀搦戰。單鳳欺其年老，挺槍而出。金城問道：「汝係何人，敢擋將軍的馬頭？」單鳳道：「吾乃浮金國右廂將軍單鳳，特來取汝白首！」說罷，舉槍刺入，金城隔開，笑道：「無命小卒，不足污吾寶刀，可速回去，換韓冠軍來！」單鳳掣回槍又刺。稽成聞得大怒，催馬拎斧喊道：「汝老不知死，口出大言！」馳到來攻。戰過十餘合，金城刀背挑開巨斧，回刀朝單鳳頭劈下。單鳳雙手抬著槍桿抵攔，金城刀利手重，將槍桿刺斷，單鳳連盔帶腦，直破到馬鞍。稽成自旁轉斧劈來，金城閃過，順往馬後仰臥，將刀背掠上，恰恰打入斧頭下柄隙中。稽成把持不住，為刀挑脫，落於遠地，欲掣劍來砍，心急偏不得出鞘。金城回身轉頭，輕輕擒其在鞍，歸營擊下。龔奎忍不住，舞鋼向前，眾校皆向敵營衝去；浮石諸將亦紛紛而上，各尋對手廝殺，龍街見有絳袍金甲者在陣前指揮，料係子直，暗引二百名狼頭軍，斜刺裡抄將過來。子直只望眾將戰爭，卻不曾堤防旁邊有兵突至。龍街將到，軍士發喊道：「敵將殺來也！」子直猛然回頭，看得切近，魂不附體，連忙轉馬往陣中奔。眾卒向前攔阻，龍街卻卸器械，穿出背後，單追子直。陣內著急，只得鳴金，諸校齊回。

東方旭見龍街右手高舉金錘，慌取彈丸，認定發去，正中拇指，金錘墜地。龍街忍著不顧，仍然加鞭急趕，子直甚虧所騎的係名駒，龍街終不能及，始掛住單錘，取虎筋弓，抽狼牙箭，審准拽弦。子直跑得正慌，忽然後面馬蹄聲緩，偷回頭，看見箭劈面飛到，魂不附體，急忙抱鞍而伏，正中頭盔，將纓射落，子直拚命加鞭。龍街見諸將紛紛回來，拾起盔纓，率領眾兵便還歸營。

這邊子直到得壕邊，跌下騎來。守門軍拿並後面趕回的將官，扶還城內，口吐白沫，雙目緊閉；軍中醫政將強神壯膽湯灌下，方才蘇轉。冠軍進帳問候，諸將齊來請安。子直問軍政司道：「少了多少軍士？」答道：「失了將軍單鳳、稽成，親校孫全，副校王發初、魏能、項谷豐、洪兆，並軍士三百餘名，著傷者頗眾。」子直使記室修本具奏。

浮金主聞報，見折了許多將士，驚與郎福厚看，道：「自從出兵以來，未嘗有此大敗。」郎福厚接本，見稽成遭擒，單鳳喪命，失去心腹，冠軍並未出陣救援，奏道：「韓速之心跡，益可見矣！袖手旁觀，視損兵折將，而若罔聞，稍有心於王事者，何至如此！若不早為綢繆，實為心腹大患！」浮金主聞言，怒道：「差護衛飛往前營，檻來正法！」當時太醫國萬年急奏道：「願主上息雷霆之怒，使召前來詰問，待其理屈詞窮，乃治其罪。今未明白，而先檻逮，素聞冠軍與將士恩同父子，或眾憤怒而變，敵攻於外，軍叛於內，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後矣！」浮金主道：「依卿所奏。」冠軍聞召起身。次日近營，見羅多材、鐘受祿亦到，二人相邀一同朝見。冠軍讓其先入，後乃獨進。浮金主變色道：「前日出兵，冠軍破何陣？斬何將？」冠軍道：「臣受子大夫將令守城，因未上陣。」鐘受祿道：「子大夫文臣，冠軍武將，如何文臣臨敵，武將守家？」冠軍道：「大夫不知，浮石金城老成練達，加以西山文武足備，近日客卿又來幫助，其鋒難櫻，並非各處將官可比！前日門陣，幾乎大敗，其下嶺請戰，實有定謀。子大夫問當守當戰，不佞力陳當守，避其銳氣，待其師老，而後擊之。稽、單二將慫恿出兵，子大夫信其言，令不佞守城。非不佞欲守，而請子大夫出戰也！」羅多材道：「聞敗緣何不救？」冠軍道：「奉令守城，輕出而城有失，咎將誰歸？況聞右偏廂喪，左偏廂擒，面子大夫已回，過吊橋矣！」郎福厚道：「據冠軍道來，絲毫無過，皆子大夫之過。」羅多材道：「真所謂捨命而獲戾，安居而無咎也！」冠軍道：「捨命有益於國則為之，若不知事機而徒捨命，實為誤國！居而失事則應取咎，如合理宜則為知機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居而喪二將軍，安得謂之無失，猶欲辭咎乎？今限冠軍三日獲金城，以雪兩偏廂之恥，毋得羈遲！」冠軍也不置辯，遵回鴛鴦，仍於小帳內住下。揚善、金湯同來請安，問問事勢，冠軍俱無所言。

當日羅多材、鐘受祿到營，子直入內帳稱謝。子直道：「郎大夫保二位大夫到任，意在分開所練軍將。」羅、鐘答道：「另有所囑。」子直道：「莫非畢其命乎？」羅多材道：「多材亦問及此，郎大夫言，其事與子大夫足以了之，不須某等經營。」子直

笑道：「知之矣！」鐘受祿道：「知係何事？」子直道：「篋數百里膏腴，以潤澤耳！」二人齊笑起來。

子直道：「既蒙顧庶長厚賜下交，何以前日臨陣，將官盡力追射？若非躲得快，幾乎不得與二公相見。」羅多材道：「相交係顧庶長，主兵係西山，將官之追，顧庶長不知也。」子直令龔奎等五十員將校、五千軍士，隨羅多材往鷺鷥一帶城邑地方，邀巡保護；令梁思等五十員將校、五千軍士，隨鐘受祿往芙蓉一帶城邑地方，邀巡保護。二人分領去了。

楊善告訴，冠軍俱不回答。金湯稟道：「適聞天印用大艦進兵，浮石沿邊城塞不能保守，俱為所破，鋒勢甚銳，今已至猿啼峽矣！」冠軍道：「洋濱水塞，無大險隘，天印猝然而來，是以皆破。然西山、客卿預先自有定算，料難過峽也。」金湯道：「前日被擒之稽成，浮石放了回來，冠軍可問問敵人情勢。」冠軍道：「嶺上事，問與不問都一樣。」守帳軍士稟道：「子大夫請議事。」冠軍行進中營，稽成在坐，見冠軍入，俱下階迎上。冠軍問道：「稽將軍如何得脫？」稽成道：「浮石甚畏冠軍，西山問道：『冠軍何不出戰？』小將言：『另有奇謀襲汝黃雲城矣！』諸人失色。西山道：『今兩國罷兵修好如何？』小將思彼既欲求和，正好借勢回國，因答道：『此事寡君主之，小將不敢與聞，或者將此意轉奏，允和與否，小將不能保定。』西山道：『得將軍如此，足矣！』又為小將餞行，令送下來。看嶺上面，卻不難破，惟有路口各處嚴緊耳！小將且往老營面奏主上。」子直道：「且緩，聞主上限冠軍三日取金城，報二偏廂之仇，今已第三日，不見動靜，諒有奇謀？」冠軍道：「強兵分出，城內瘡痍未愈，何能臨敵！焉有一人作一陣之理？」子直道：「又有戰書在此，請教如何批發？」牙將呈上，冠軍接着，大怒道：「欺人太甚！」取筆批了，即回小帳。

原來金城擒得偏廂報功，西庶長命帶進營，捆綁手推入。稽成叩頭乞命，西庶長道：「爾如何敢做偏廂將軍，可將下去砍來！」稽成痛哭，捆綁手攙扶出營，客卿道：「且住！浮金冠軍得我兵將，數次釋放回來，今不若也饒這廝，以答其禮。」因問稽成道：「冠軍何不出戰？」稽成收淚叩頭稱謝，答道：「前日上國連下戰書，子大夫請與計議，冠軍言上國準備整齊，不可出戰，惟有屯田謹守，以待事機。子大夫不信，令小將同單鳳出陣，自己接應，冠軍守城。小將遇見老將軍，無知狂妄，見斬了單鳳，使從背後舉斧砍下，不知老將軍如何將板斧挑落，小將手無兵器，為老將軍所擒，蒙師爺宥赦，感恩不荊」客卿令再修書，差小校同稽成往鴛鴦城來。

小校持回戰書，客卿接着，見後批道：「韓冠軍來日單騎破陣。」客卿愁眉道：「單騎而來，定是憤甚怒極，必鬚生致無損方好。」齊集諸將吩咐道：明日戰陣，擺於嶺下路口，只可緩纏以困之，不得傷殘，致誤大事。凡兵卒鉞、鎗、過、戟、刀、斧、槍、矛俱不必用，拐、盾、梭、錘、鞭、鋼、棍、鏑無鋒利之件聽便。步騎各分十二陣，輪旋接鬥以誘之。白交引頭陣，步兵一千，苗門、雍伸為副，許衡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盔甲纓章，純用皂色；樊理引第二陣，步兵一千，甘淡、餘無好為副，東方果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皆用黃盔黃甲，皂纓皂章，旗號上黃下皂，坐騎黃馬皂裝；翼受引第三陣，步兵一千，葛炯、姜汴為副，宮靖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皆用春盔青甲，黃纓黃章，旗號上青下黃，坐騎青馬黃裝；武備引第四陣，步兵一千，郝瓏、於珍為副，蔡邵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盔甲纓章，純用青色；蒲倜引第五陣，步兵一千，倘泉、鼓椽為副，烏剛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皆用黃盔黃甲，青纓青章，旗號上黃下青，坐騎黃馬青裝；原嶠引第六陣，步兵一千，郭晟、孔求為副，何丹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皆用紅盔紅甲，黃纓黃章，旗號上紅下黃，坐騎紅馬黃裝；花鶚引第七陣，步兵一千，賴天雕、賴天鵬為副，華熊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盔甲纓章，旗號坐騎，純用紅色；班偉引第八陣，步兵一千，施績、權弘為副，游光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皆用黃盔黃甲，紅纓紅章，旗號上黃下紅，坐騎黃馬紅裝；郭昱引第九陣，步兵一千，桓槎、宗政為副，俞燉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皆用白盔白甲，黃纓黃章，旗號上白下黃，坐騎白馬黃裝；田受引第十陣，邢貫、馬毓為副，宇文正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盔甲纓章，旗號坐騎，純用白色；蒼敏引第十一陣，步兵一千，魯泗、潘沓為副，沈擎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皆用黃盔黃甲，白纓白章，旗號上黃下白，坐騎黃馬白裝；陶均引第十二陣，步兵一千，褚邕、賀千里為副，公觀領騎兵五百押後，皆用皂盔皂甲，黃纓黃章，旗號上皂下黃，坐騎皂馬黃裝。

中軍立巢車一乘，龔壘古尚、山靜、邢樹四將，備領步兵三百守之。李之東挖深三丈、寬二丈、長三十丈濠溝三道，近車者用機關板陷，外二道用蘆席草陷，三陷內各伏撓鉤手三百名。溝兩頭各用騎兵八百名，結方陣，湛欣、谷虛統之；後伏網車二百乘，諸杏、淤光率之。金城、信恒、龍街、鐵柱各領騎兵五百名，帶何臯、何駝、常言、裴淦、史美、賴熬、桑新、丙璜、余先、余佑、竇忠、梁廣為以御援兵。何舟率山盈、谷裕、書丹等各偏裨，領步騎屯紮嶺麓，看勢接應。

十二隊外，各處各陣兵將，盔甲章纓旗號，俱須五彩，依方間搭，鮮明豔麗。凡向敵圍裏，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、十一、六陣，皆自西北而旋東南；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六陣，皆自西南而旋東北。凡將接戰，軍士俱奔馳圍裏；軍士過盡，後陣之將到來，前陣接戰之將，俱抽身隨兵歸陣。十二陣步騎過盡，內外圍成，陶均、公觀、白交、許衡、樊理、東方果等兵馬列北隅；翟授、宮靖、武備、蔡邵、蒲倜、烏剛等兵馬列東隅；原嶠、何丹、花鶚、華熊、班偉、放光等兵馬列南隅；郭昱、俞燉、田受、宇文正、蒼敏、沈擎等兵馬列西隅。騎磨步輪，左右交錯，兵主圍困，將主誘敵，十二陣及車騎將官，轉輪接戰。步包於內，騎裹於外，務必生擒，切勿損傷。眾將得令，各退備辦。

西庶長道：「既係單騎，先生胡不覲面招之？」客卿道：「覲面使子郵兩難，反恐致誤。古占數理，尚未能即晤也。」不說當夜備辦事務，單說次日諸將領兵下嶺，擁著巢車，列成陣勢。只見冠軍單騎緩緩向陣前來，信恒記起舊事，按捺不住，驟馬撥鞍迎上。冠軍只作不知，斜刺往陣內去。信恒從旁使戟穿上，冠軍閃開，信恒便向旁邊鉤回，光滑莫能得人，不知冠軍這副甲，係獬皮攢成，輕而且薄，十層甲，無比堅固，戟枝雖利，何能鉤透？信恒見刺不著，鉤不住，怒氣轉加，奮勇又刺。冠軍左手接過，右手捉住戟桿。信恒之戟原有一丈六尺長，見冠軍執著桿，用力不能得回，便帶轉馬頭，連加數鞭，雙手盡力奮奪。冠軍將棍掛住，兩手擎起戟桿，將信恒懸空提離離鞍，摔下地來。金城、鐵柱驟馬早到，冠軍見老將，料係金城，便轉過戟來接戰。鐵柱使棒夾攻。信恒被棒，尚未損傷，起來飛步追上那馬，翻身跨坐，掣鞭趕回。盤戰十餘合，三將力弱難支，齊敗下去，冠軍也不追趕，仍向陣內加鞭。龍街舞起雙錘，迎敵三合，左錘乘空擊下，為長戟架住；右錘劈面打來，不期那戟串轉，自下迎上，將兩柄金錘俱震落地。龍街慌將雙腿連夾坐騎，直向冠軍馬旁衝去。冠軍回身，使戟飛擊，正中肩膊，龍街翻身落馬。金城、鐵柱兩騎趕回，舍死敵住，龍街得脫。

只見白交、苗門、雍伸三將齊到，喊道：「二位將軍少歇，待小將擒此匹夫！」金、柱二將退去，三將同上。戰過五合，許衡又到，樊理引著甘淡、餘無好隨後攻來。白交等四將便抽身轉東而去。戰過數合，東方果、翟授、葛炯、姜汴、宮靖陸續俱到，交接起來，樊理等帶著東方果向西而去。葛炯依舊芝頭城守將，陸益的內姪，想要報仇，使動萱花斧，緊緊逼入。

不覺坐馬前失，向冠軍懷內撞來，冠軍讓過，姜汴在後急閃不及，斧鋒從面上刮下，冠軍順過掃去，死於非命。翟授、宮靖護著葛炯，隨兵歸圍。

武備、郝瓏、於珍方到交鋒，蔡邵聞知姜汴喪命，趕至接戰，蒲替、車泉、鼓椽已到，不隨眾去，盡力爭持。烏剛策馬喊道：「蔡將軍，這件功勞讓我們罷！」蔡邵抵擋不住，正欲奔逃，適已著身，措手不及，頸折而死。

原嶠、郭晟、孔求等第六陣俱到，武備見本陣兵馬已過，便不戰而去。原嶠見過法周密，況奉軍令生擒，料不可得，鬥過兩合，看花鶚等已到，便抽身邀蒲倜等一同旋去。何丹不服，想道：「雖奉軍令生擒，就打死他，難道律上有罪麼？」乃使錘飛舞滾入，冠軍揮棍擱上，右臂折斷，雙錘並落，拖鞍逃脫。

花鶚等四將攔阻在前。花鶚係穆新的妻兄，賴天雕、賴天鵬係黃廣大的徒弟，華熊又係花鶚的外甥，諸人素常懷恨，今偏點在一陣，正中心懷。當下花鶚使長戈，賴天鵬使黃金鈇，賴天雕使開山斧，華熊使丈八蛇矛，四方圍住，盡命爭持；鈇從頭上蓋，斧從背後劈，矛向旁邊刺，戈自下盤拉，果然各逞所長，十分利害，不肯放鬆。班偉等見郭昱等第九陣齊到，勒馬觀陣，便不守待，都旋去了。須臾，賴天鵬中過，背爛心通。

田受等第十陣已到，俞燉原欲助華熊，恰見花鶚落馬，火上添油，大怒，挺著雙鉤月牙鏟奔入。冠軍正撇賴天雕、華熊，趕向巢車，俞燉迎個正著，舉鏟鏟入，冠軍大怒，隔開還過，俞燉急閃，中鏟而亡。

蒼敏等第十一陣迎上。宇文正更耐不住，見賴天雕、華熊在後緊追，便舞大砍刀劈入。三人圍住冠軍鏖戰。蒼敏見第十二陣將到，便策馬而去。內中潘沓、沈斃二將復翻身回來助殺，纏住不休。冠軍擊退華熊，策馬衝出，宇文正舉大砍刀隨後劈下。冠軍見著影子，勒馬略停，揮過反揭，雙臂皆斷，仰跌下馬。陶均領兵正到，收韁不及，馬蹄恰恰踏著宇文正面門，臉扁而死。陶均驚慌，冠軍順過掠去，措手不及，腰折而亡。褚邕、賀千里大怒奔來，潘沓、沈斃早到，冠軍迎回，連過打殺二將。賴天雕大驚奔逃，褚邕、賀千里不敢前來，隨軍而去。

冠軍再看四面，俱係雜色旗旌，鮮明炫耀，吶喊招搖；諸將在內，步兵在外，騎在步外，網索縱橫，團回周圍，密如城壘。巢車之下，戈甲森森。冠軍向巢車而進，烏剛使矛迎上道：「冠軍，爾如釜中之魚，還不下馬，更待何時！」冠軍大怒，正欲來擊烏剛，忽聞馬後風聲，回頭看時，只見兩員步將持著黃金棒，分左右向馬腳掃來——乃係施績、邢貫。冠軍見棒重，馬不能當，便翻身下地，就勢使過掀揭，兩棒俱被震回。邢貫的棒，卻向施績面上落下，邢貫慌收不及，碰著施績鼻樑，往後仰倒。邢貫飛奔跑去，冠軍順便使過築死。施績飛轉身便鬥。

烏剛、孔求使棗木梭，賀千里使連環拐，如飛趕上。冠軍橫步跨有三丈多遠。烏剛策馬已到，挺矛向心窩刺來，冠軍側身接著橫拉，烏剛用力奪不能轉去，便棄矛策馬而逃。孔求、賀千里左右兩路，齊到並擊。冠軍擊落棗木梭，連環拐已到脊梁，冠軍只作不知，翻過自孔求頭下挑起，傷重仰跌而亡；回身過下，賀千里腦碎喪命。

大踏步看看將到巢車，腳忽下陷若虛，情知有故，慌將身子躡高，躍過二丈多遠，輕落下來。仍然係陷。急再盡力躍過丈餘，腳不能輕，踏入陷中，騰躍不及，正墜入底，黑暗如漆。無數搭撓滿身亂上，憤怒使過旋回數轉，全無用處，便向亮孔超升而出。只見軍將挨排林立，乃向西邊殺去，打開軍士，趕往巢車。不覺雙腳滑溜，慌留步時，活機早翻，不及轉氣，跌入板下。鉤搭攢來，揮打不退。勃然大怒，先南後北，將伏卒全行擊倒。板隙雖有亮光漏下，奈離地三丈多高，伏過躍打，不能得力。事急計生，看定有土木交搭之處，將打倒陷內的過搭鉤手堆疊二丈多高，走到上面，使過去掉木處之土，然後鉤著楞木，用力拉下，一聲巨響，如城倒樓崩。就於響聲中騰出，奔到巢車前。

龔壘古尚、山靜、邢樹四將齊到。龔壘揮著雙斧，古尚使的兩柄渾鐵狼牙棒，山靜使的兩根蒺藜錘，邢樹使的兩口鬼頭刀，四員猛將，八件強兵，攔住不放。冠軍飛步向西，邢樹亦善跨步，隨後奔到，雙刀並下。冠軍斜閃，回手沉過，蓋下雙刀，起過轉自邢樹當中挑起，銳鋒正中龔門。山靜、龔壘又到，錘斧並下，冠軍閃讓起過，將邢樹挑高摔下。山靜急躲，龔壘當著，已遭壓雙斧往旁拋去。古尚望著冠軍奔來，不防斧落，砍斷足指，痛倒亂滾。冠軍左腳踏著古尚脊梁，右腳踏爛龔壘面孔；山靜驚慌之際過到不能支架，臉嘴括成紅肉。四將俱死。

護軍將士如牆，使器械攔隔。冠軍撥開眾兵，打條血路，直往前進，跳上巢車，左三右二，將長桿擊折。巢內無人，渾身上下都係眾軍兵器。冠軍大怒，含著過，持住巢桿，旋身如風，大彎轉來，將四週軍士掃成肉餅，遠的腿斷，中間的腰折，近的頭碎。貼輪邊的反無傷損，只因鉤住冠軍，冠軍大彎轉時，將鉤盡行折斷，兵士持得木柄，亂掃亂打，冠軍不睬。看南邊有步騎結陣，料道主帥在內，復往南殺去，不見將官迎鬥。直到陣前，軍士分開，揮過衝進，兩邊複合，裡面周圍都係高車，藏著五兵，機括暗發，又有漫天欄杆大網，罩蓋下來。

冠軍見勢兇惡，便自輪旁突出，擊高打車。湛欣迎上，谷虛領北邊車騎，張開圍來。湛欣用的係紅纓四稜槍，谷虛用的係沉絲鐵索槍，齊向冠軍刺到。冠軍轉過撥開，恰好紅纓鐵索結住裹緊，忙扯不開。谷虛見過起勢，棄槍飛奔，超乘而逃。冠軍過向湛欣頭上蓋下，湛欣仰避，恰擊著肚，體胖肚肥，過沒入腹，抽過不覺連身提起，拋去有三丈多高、五丈多遠。

冠軍亦騰空出陣。滿營大小將官，無不憤怒，齊圍上來，三盤四面，都係鋒刀。冠軍奮然，左遮右撥，前揮後打。鏖戰多時，褚邕、魯泗、馮毓、葛炯、苗門俱被擊死；餘無好、原嶠、郝瓏、於珍、田受、東方杲、許衢、翟授俱受重傷；眾將始退，殺出步圍。華熊復至，舉斧劈面砍來，冠軍撮開，順過打碎馬頭，華熊跌落，翻身欲逃，過到斃命。賴天雕領騎兵將士擁到，冠軍向前攔擊，賴天雕抵擋不住，急閃避時，身已離鞍。冠軍便躍上馬，接住右腳向高拋去，左腳正被馬蹄踏住，撕作兩片。騎兵駭退。

金城等到，分佈圍裏。武備等又帶步騎追上，合圍起來，比前更加堅固。衝突不出，戰得渾身是汗，想道：「現有奇技不用，更待何時！」只見金城橫槍向前道：「冠軍既入重地，徒死無益，況國內奸佞朋結，仇隙已深，莫若息馬敵邑，免得鄙夫經營，送卻性命，取不智之名，貽笑千載！」冠軍大怒道：「匹夫安敢以穢言污辱，且送爾金丸！」道聲未了，飛星早到，金城急舉槍欲想隔開，已中手背，棄槍跑回。

平修、山盈又引兵趕到，驍將史美揮斧當面迎來，賴葵舉銀自後蓋打，桑新使矛從右直刺，丙璜用刀向右橫劈。戰有十餘合，史美著過落馬，桑新趕救，過到，措手不及，眉開口耳，打爛半邊。賴葵、丙璜抵敵不住，平修、山盈雙槍齊上。冠軍撇掉四將，斜刺殺出。賴葵不捨，只道冠軍逃走，隨後迫上；平修、山盈雙槍如飛，齊向脅下挑入。冠軍閃過，夾住雙槍，揮過回掃，二將棄槍而逃。賴葵見勢不好，回騎便走，冠軍發丸正人馬腹，賴葵倒下，尚未及地，過到胸前，擊個穿通。丙璜大砍刀當頭劈到，冠軍轉騎刀落，正中馬脰，馬隨倒地。

冠軍超空擊下丙璜，抓馬跨上，向東邊衝出。正遇何舟、信恒、武備等各率眾將，截住合圍，如鐵桶一般。左右衝突，雖然著過者不斃命，奈將多士眾，終不肯退，乃認定東面硬打硬出。何舟令將士隨著，圍轉向東。冠軍乃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見南邊兵將稍薄，便往南邊突來，打得橫跌直倒，無人敢攔，方衝出陣。常言等十餘裨將當路阻住，冠軍數過打退，俱入陣中，高聲喊罵。冠軍大怒，舉過衝向馬兵多處，揮使如輪，由南到東，無人敢擋。天色將黑，始轉馬出陣。

回到城邊，見門緊閉。金湯在譙樓上望見，喜道：「冠軍得勝歸來也！」楊善看道：「冠軍果然歸來也！」二人連忙下城，不待子直軍令，開開城門接出，大喜道：「此刻是重生相見！」冠軍道：「今日幾為敵人所算，若非賴林將軍所授飛丸，貽笑不小！」來到中營，子直接著道：「冠軍早晨憤憤而出，數遣探視，初言冠軍殺敗敵將，繼言衝入陣中，後言只聞鼓聲，不見出陣。又言鼓聲似敵人殺來之狀，直恐城池有失，故令閉門。楊善、金湯請率眾出救，吾與彼等言，冠軍得來即得來，不須汝等出接，若不能出陣，汝等前往，如蛾撲火。彼等情切，上城去望，正望著了！冠軍渾身俱係脂血，這場大戰，足雪稽、單二將軍折陣之恥！」冠軍道：「托國家洪福，全身歸營，不致辱國，殊為甚幸。」答畢，仍回小帳。

再說浮石見冠軍已去，鳴金收回殘兵，查點將士，信恒頰車骨為飛丸所傷，龍街左肩為飛戟所傷，何丹右腕折斷；姜汴、蔡邵、賴天雕、花鶚、俞燉、宇文正、陶均、潘沓、沈斃、施績、孔求、賀千里、邢樹、龔壘、山靜、古尚、湛欣、褚邕、魯泗、馮毓、葛炯、苗門、華熊、賴天鵬、史美、桑新、賴葵、丙璜等俱已戰死；平修遭馬踏斃；其餘裨偏死者四十員，受飛丸傷者五十三員；軍士死者一千五百七十三人，受傷者五千餘人。客卿令將死者入殮掩埋，傷者敷以靈丹，受飛丸嵌入骨者用鑲珠引出另治。這鑲珠乃鑲魚目睛，氣能吸金，凡五金入骨，將珠子外引之，當即突出。

安頓已畢，西席長道：「今次可謂大挫折矣！」客卿笑道：「子郵將到國中矣，不然亦難立足於浮金！」西席長道：「以單騎而擾，惡陣陷坑不能困，木機括法不能留，兵車不能傷，飛網不能伏，毀我巢車，殺我名將，殘我雄軍，碎我整陣，勇過賁遠矣！浮金主自應愛如肝心，安得棄之，使到我國？又安得使之不立足耶！先生所言，老夫莫解，願聞其詳。」客卿道：「亙古未有隻身入陣破陣者。今子郵之來，憤也！自單驅到後，不見再有將兵出城。子郵憤而戰，子直正欲其死，非彼等謀成；浮金主受惑已深，誰人又為子郵去解釋呢？」西席長道：「雖然今日大勝，上下之疑釋，仍然魚水矣。」客卿道：「無讒鄙贊訴，日前何至參商？贊訴既行，雖十勝，徒增話柄。」西席長道：「選子郵為冠軍由於浮金主，素立奇功，今又大勝，此浮金主所晝夜翹望者也，

子直安能使之反離？」客卿道：「浮金老營去此二百餘里，鴛鴦兵權又在子直掌握，子郵親軍愛將，多為羅、鐘分開，已係孤人，大勝，誰報與浮金主得知？戰敗，子郵或可暫安，今勝愈犯所忌，豈得安然乎！」西庶長笑道：「先生料事可謂深矣！子郵實係天才，何計迎入我國，老夫即可含笑入地見先君矣！」客卿道：「不佞推演太乙，國運應昌，浮金亦未可兼並。子郵終於同列，考之時日，亦不遠矣。今各事俱意料佈置，預為之備。」西庶長道：「請先生指使。」客卿道：「遵令。」乃飛檄行滋榮平無累、通明龍遜，各交副將權署關事，互相調任，準備候令。授龍街封函吏，特交龍遜，並帶狼頭虎翼兵，同余佑、余先二將往滋榮。龍街去訖。又令邢貫選舵公、挽手、篙工、招手各二名，軍士十名，仍用私徒裝飾，備辦砂船，於獨鎖渡下三十里、地名漢口停泊，只作販私待伴，日夜分班瞭望。有本國軍將來，即招呼上船，直放至小河口，進出河遇敵自有兵將接應。邢貫得令。

客卿再問周士道：「葫蘆卡、獨鎖渡之間，有鎮市名曰虛中，又名東腰，爾可熟識？」周士道：「小人雖常往來，但鎮中各事，記憶不清。現有小旗扈搏，原係虛中鎮生長，趕牲口為業，後被小人鳩合，作東道主人，他即在東腰鎮開歇店，因私砂禁嚴，販賣者少，來投小人，蒙金將軍賞給名小旗，現在營內。欲知鎮事，須問扈搏。」客卿道：「汝可喚來。」周士出營領進。扈搏叩頭，客卿問道：「爾在東腰鎮開客店麼？」扈搏道：「小人曾經開過，而今改業了。」客卿道：「共有幾多屋舍？」扈搏道：「門面係草房六間，中進三進，俱係四合瓦房，共二十間。後院頭口廠篷十二間，籠總鋪草房六大間。草房後猶有大竹園。」客卿喚鐵柱附耳吩咐，又與扈搏道：「爾同周士等前去，回來自有重賞。」扈搏領命前去。

第二日，客卿令金城、信恒查點各營軍士瘡痍，「現在神氣充壯能戰者共有若干人？」二將軍行來報道：「共四萬五千餘人。」次日客卿令谷裕領兵三千，由雙眉塢入山谷藏伏，謀得浮金大兵行動，再過紺水洋，屯紮石城接應。龍遜、烏剛領兵三千，由嶺內腳至魚腮塢、老蛟潭，逾筆牀峰，於下埋伏，瞭望艇游渡爭戰，則出救應。五日無聞，即由金坑埠上船，由亂石島過洋，屯紮靖波城，接應平無累。令齊修、何方樓領裨將十員，帶五千人馬，於嶺下左邊下寨。原來齊修因金塘調去百結關，防守疏懈，便掙開檻車，連夜越城逃回。令何舟、何靛領裨將十員，帶五千人馬，於嶺下右邊下寨。令金城、信恒領裨將二十員，帶一萬人馬，於路口下寨。其餘兵將隨西庶長守嶺。

再說稽成受子直教了密話，到後營朝見。浮金主問道：「爾被擒去，如何得回？」稽成奏道：「小臣見單鳳受傷，舉斧自金城背上急砍，不防大斧被挑，小臣思奪他的刀，誤為所擒。到嶺上時，西老兒勸降，小臣寧死不肯。西老兒大怒，叱道：『作速梟示。』旁邊坐有少年者，大約係什麼客卿，說道：『且祝問他可與冠軍有交？』小臣因聞前日有遺書事務，乃假應道：『與冠軍至交。』少年向西老兒道：『稽成既係冠軍交好，今若傷之，未免冠軍面上不好看，可放他回去，幫助冠軍。』西老兒方令放還。」郎福厚道：「這話未必真。」稽成道：「若不真，小將如何得脫？」浮金主道：「可見冠軍麼？」稽成道：「昨日見冠軍批戰書云：『來日單騎破陣』，不知此刻如何？」郎福厚道：「單騎焉能破陣，定有他故。」浮金主道：「有什麼他故，無非欲通言語，免本國軍士見聞耳！」郎福厚、稽成齊道：「聖鑒遠出臣等萬倍！」郎福厚道：「前日主上欲使將官調回錢銳為前鋒將軍，以抵冠軍之職，今稽成雖敗，然寧死不降，猶可將功折罪。請召回錢銳，即使稽成守芙蓉，以保前鋒有人，不至臨時紛亂。」浮金主點頭道：「寡人幾乎忘之。」乃授稽成兵符，往召錢銳，稽成謝恩而出。

當有黃門官進奏道：「鴛鴦城子大夫報章到。」郎福厚接上拆開，浮金主看道：「冠軍果單騎出城，入彼陣矣。」過了兩個時辰，又有報章奏：「冠軍入陣，只聞鼓聲，不見出陣，未知係何道理？」半夜又有奏章報道：「已單騎回來，其中恐有緣故，請主上睿鑒。」郎福厚道：「單人獨騎於千軍萬馬中，欲進便進，欲出便出，好易事也！」浮金主道：「兩下心昭，假戰出入，何有阻礙？其鼓聲大震者，使我軍疑為真戰也；單騎歸者，計較已定，歸來時而發也。今留於前營，或裡應外合，將若之何！且再召回話之，看他什麼言語支吾。」此時，福厚道：「聖慮精微，非臣等能及萬一。請快往鴛鴦城去召冠軍。」浮金主准奏，正欲命白額虎去召，忽見黃門官奏道：「探軍探得雙龍島進兵，大勝浮石數陣，破得城邑頗多，不日即可到黃雲城。」浮金主大喜。正是：海舶舵槍遭毀壞，扁舟順利征歡欣。

不知雙龍如何戰勝，破城得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